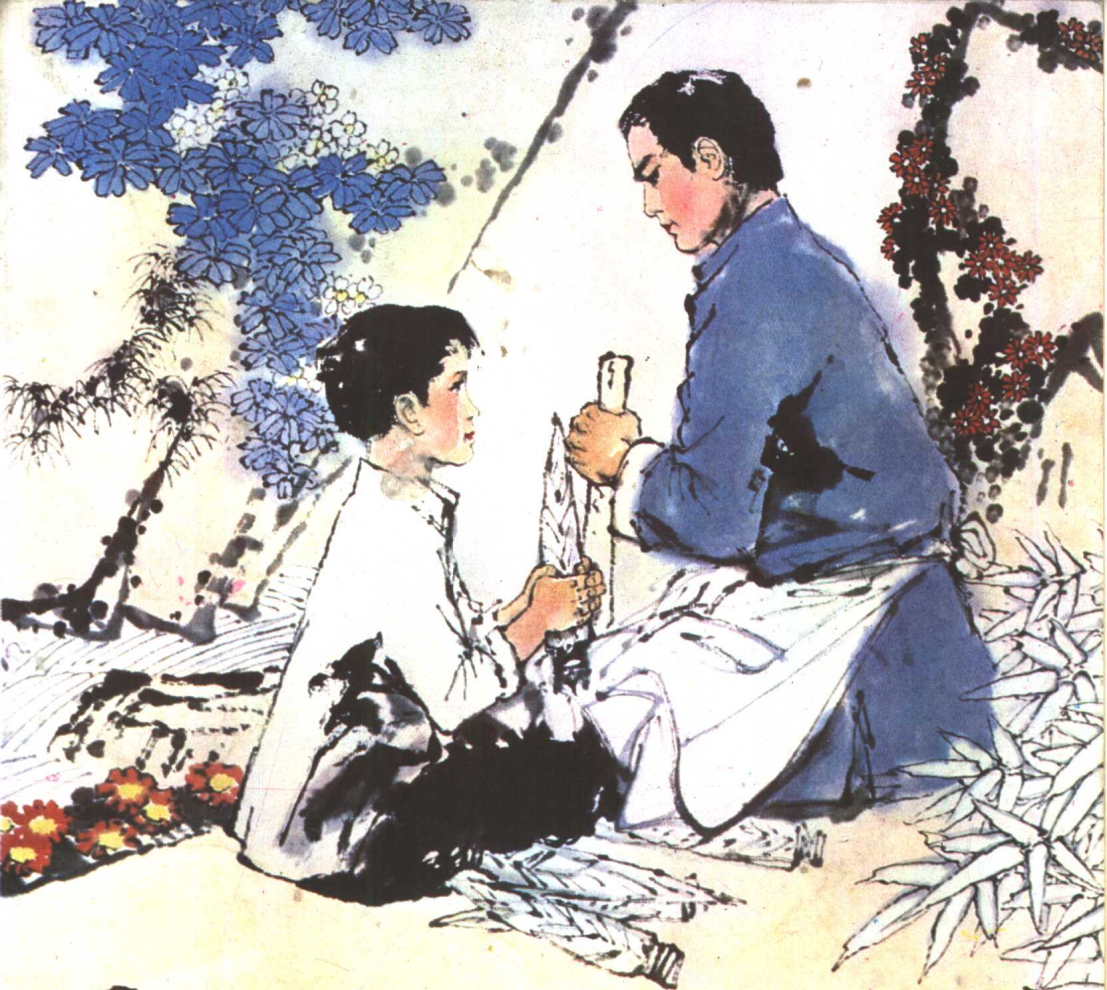




童·年·文·库

尧尧和火吒师傅

沈 湜

新 蕾 出 版 社

童·年·文·库

尧尧和火吒师傅

沈 湜



新 蕾 出 版 社

内 容 说 明

这部回忆录，写的是革命烈士潘漠华童年时代的故事。

潘漠华小名尧尧。他在童年时代就聪明过人，对旧社会富有反抗精神。书中写的他和染布工人火吒师傅的深厚友谊，是十分感动人的。

《童年文库》

尧尧和火吒师傅

沈 湜

*

新蕾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5.25 插页3 字数 100,000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0

统一书号：R10213·104 定价：0.48元



潘漠华同志遗像

写在前面

《尧尧和火吒师傅》讲的是潘漠华烈士童年时代的故事。潘漠华原名潘恺尧，小名尧尧，漠华这个名字，是他长大以后自己取的。火吒师傅叫施火吒，是尧尧家里雇用的染布工人，他聪明能干，嫉恶如仇，心地善良。他的这些优秀品质，对尧尧的成长，有过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讲潘漠华童年故事时，很自然地就要提到他和火吒师傅的友谊。

潘漠华烈士是一个富有才华的诗人、小说家，他留给我们的短篇创作虽然不多，但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破了产的农民的痛苦生活，是非常深刻生动的。他还从英译本转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巴绥夫的长篇小说《沙宁》。自从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名职业革命家后，他就放弃了创作活动，一直为革命事业，不屈不挠地工作着、战斗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潘漠华在天津英勇就义，那时他才三十二岁。

潘漠华（一九〇二——一九三四年）出生在浙江省宣平县上坦村（现在是武义县坦洪公社上坦大队）一个中农的家庭。他有五个兄弟一个姐姐，他排行第四。一九一九年潘漠华十七岁时，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一年，十九岁的年青诗人，在杭州和赵平复（柔石烈士）、冯雪峰、汪静之、魏

金枝、周辅成等同学，在朱自清和叶圣陶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成立浙江省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晨光社”，潘漠华开始在当时著名的《诗》月刊上发表新诗。一九二二年，他又和冯雪峰、汪静之、应修人（烈士）组织“湖畔诗社”，出版诗集《湖畔》和《春的歌》，推动了当时的新诗创作和发展。一九二四年，潘漠华考入北京大学，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党派他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又派他回到故乡领导过农民运动。暴动失败以后，潘漠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逃离家乡，一九二九年夏天他到上海。这时，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雨点集》；他翻译的《沙宁》，也作为《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他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他代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大会上讲过话。四月，党派他到北方做地下工作，以教书作掩护。在北平，他参加组织北方左联，发起成立北方文化总同盟，号召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揭发国民党反动派对外不抵抗，讨好日本帝国主义，对内镇压抗日民众的投降卖国行为。他日日夜夜为党工作，写传单，举行群众集会，带头游行示威。他的生活很简朴，常常忙得没有工夫吃饭，口袋里揣两个烧饼，一边啃一边赶去参加会议。他的口袋里，当票很多，钱却很少，他常常把微薄的薪水，接济比自己更困难的同志。夏天没有换洗的单衫，冬天没有棉袄，但他一点不以为苦。一九三三年初，党又派他到张家口参加塞北抗日同盟军的宣传工作。十月，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勾结围攻下解散，潘漠华随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将军突围，逃到北平。十一月，党派他担任天津市委宣传委员兼管工运。一九三四年，二月，潘漠华被叛徒姚莲子（姚文元的父亲）

出卖，被捕入狱。十二月底，潘漠华联合狱内难友，发动第三次绝食斗争，抗议反动派克扣囚粮，有病不给治疗和严刑拷打的法西斯暴行，敌人对他又怕又恨，就秘密用滚水灌入他的肚子，把他活活烫死！就这样，一棵经过革命风雨洗礼的挺拔的大树，在反革命的血腥中倒下了！

潘漠华殉难后五日，他的夫人花钱买通监狱看守，从坟里开棺，只见烈士横眉怒目，全身青紫。

潘漠华烈士是不朽的，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目 录

第一章	骗人的毛毛毯	1
第二章	斗山猫	8
第三章	大年夜	18
第四章	小孙孙的心意	28
第五章	潘一尊爷爷办家学	36
第六章	磨炼	42
第七章	暖风吹开了寒雾	49
第八章	大刀和钓竿	55
第九章	渴望	65
第十章	放鸟出笼	74
第十一章	鸟归山林	82
第十二章	种田汉的吼声	89
第十三章	贴心人	102
第十四章	三十六计	111
第十五章	众志成城	118
第十六章	风刀霜剑	136
第十七章	友谊的失落	150
第十八章	故事没有完结	157

第一章 骗人的毛毛毯

爷爷的爷爷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上坦村唯一的一株桂花树，就已经长得高出屋檐了。每年中秋前后，满树的桂花，散发出一阵阵扑鼻的清香，弥漫了全村。在村子的中间，有一座长廊形的瓦房，东西九间，村人叫做九间头，在九间头的东屋门外，有一口石砌的大方井，井水晶莹清澈，这株古老的桂花树，就生长在井沿，伞盖似的遮蔽着大方井。到了落花时节，淡黄色的小花朵，密密层层落到水面上，好象铺着一块绒毯。于是，家家户户的饭锅和茶碗里，也都充满了沁人的香味。

四岁的尧尧一大早就到处寻找他的小姐姐，他喜欢让小姐姐带着到水井沿去折桂花，小姐姐会给他端来一只方凳子，递给他一根扎着钩子的长竹竿，他爬上凳子，举起竹钩，能一下子就钩住桂花树的杈杈，“啪哒、啪哒”把桂花折下来。小淘气简直迷上了这玩意儿，可是小姐姐找不到，不知上哪儿去了。尧尧一连推开了好几个房门，都没有看见小姐姐，他又跑到厨房门口，探头朝里边张望了一下，小姐姐也不在，他不敢问娘，他知道娘不准他去折桂花，娘对他说过，水井沿的桂花是大家的，不是他们一家的。管它是谁家的呢，小淘气只觉得这玩意儿有趣。他离开厨房，一直跑到西屋门口，对着屋外空旷的溪沿喊了几声，没人答应，他耷回头，又跑到塘楼。塘楼里住

着一位白胡子爷爷，他又爱他又怕他，怕他拿白胡子戳他的脸，戳得痒痒的怪不好受。他悄悄推开塘楼的门，忽然从里面传来“吭吭”两声咳嗽，吓得他扭头就跑，一口气跑到了东屋门口。

咦！桂花呢？水井不见了，只看见一块方方正正的黄毯子。白胡子爷爷的床上也有这么一块毛毛毯，又柔软又暖和，只要白胡子爷爷不在，小淘气就偷偷跑进去，爬到毛毛毯上翻斤斗。不知道在这块方方正正的黄毯子上能不能翻斤斗？试试看吧！尧尧果真提起脚来，爬过石栏杆，一脚踩了上去。“噗通”一声，尧尧掉下了水井。

尧尧哪儿也没找到的小姐姐，刚巧在这时候，从染布房的后门口跑了出来。染布房的后门直对大方井，不过才十来步路，小姐姐只觉得井沿那里有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她慌忙跑过去一看，井水在不停地荡漾着、回旋着，翻搅着撒落在水面上的桂花。小姐姐的心猛地一阵颤栗，就象有一盆冷水浇在她的脊梁上，她清清楚楚看见了一根红头绳飘在黄灿灿的桂花中间，那不是今早晨她才亲手扎到小弟弟辫子上的红头绳吗！她狂喊了一声，可是发不出声音，却先“哇”地一下哭了，待到哭出声来之后，她才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

“救人呵！救人呵！……”

第一个听见喊声的是染布老司^①施火吒。他正在靛青缸里搅拌染料，他没听清楚喊叫些什么，但他感到那不是通常的喊声，而是一声声撕心裂肺、动人心魄的呼号！他一下摔掉手中的搅棍，跑出染布房。小姐姐一见到他，就跳起双脚大喊：

^① 老司：本地方言，师傅的意思，染布老司施火吒也称火吒司。

“快！快！快呀！尧尧……尧尧……”

一切都明白了！施火吒来不及脱掉鞋子就跳下了水井。井水齐脖子深，他屏住气钻到水下，伸手摸着了尧尧的一只脚，把他倒提了上来。

这时，井沿围满了人，有孩子的叔叔，婶婶，哥哥，姨姨，有隔壁邻舍的大娘大爷，还有一群大点的孩子。尧尧躺在施火吒的臂弯里，脸白得象张纸，平日里一双水灵灵的小眼紧闭着，嘴唇发黑，咬着牙关。大伙一见这副模样，都惊呆了，不知怎么办才好。爹从杂货铺子里赶来了，但他也是个没主见的老好人，急得只知道唉声叹气。还是娘比较镇定，她接过孩子，把自己的脸贴到孩子的脸上，孩子的脸是冰凉冰凉的。有个邻居大爷猛地喊道：“快去牵一头牛来，让尧尧伏到牛背上，牵着牛兜圈子，能把肚里的水空出来。”许多人一齐附和着说：“对呵对呵！快去牵牛！快去牵牛！”孩子的爹一听，掉转身就走，这时，在人背后，发出一个苍劲的声音：“慢着！”白胡子爷爷来了。

白胡子爷爷名叫潘一萼，六十多岁年纪，是全县有名的郎中^①，很受村人的敬重。大伙一看到他，就都宽慰地舒了口气，这才恍然记起来，嗨，怎么先就没想到老爷爷呢？

孩子躺在娘的怀里，老爷爷伸手按了按孩子的脉膊，他感到一阵微弱的跳动，他连忙解开孩子的衣服，做起了通身按摩。过了好一会儿，才见一股细小的水流，从孩子的鼻孔里和嘴角边沁了出来。

一个柔弱的小生命，在老爷爷十根神奇的手指下面复活

^① 郎中：医生。



了！

老爷爷抹了把汗湿的白胡子，直起腰来对大伙一挥手，说：“没事了，回去干活吧。”他抱过孩子走回九间头。人们啧啧赞叹着，议论着，一边教诫着自家的孩子，渐渐走散了，只剩下浑身湿淋淋的染布老司站在那里，冻得不住地发抖。大伙好似没注意到他这个人似的，但是，娘并没有忘记，她正以满含感激的眼神，默默地凝视着他。

娘是个不善于表达内心感情的人，她只是低声地说了一句话：“火吒司，多谢你了！”

施火吒无言地笑了笑。救起一个溺水的孩子，他认为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不值得人家感谢，就好象一个孩子跌了一交，去把他扶了起来一样。他正要走开去，小姐姐从九间头跑出来喊了声：“娘！”

娘回头一看，在女儿的手里，托着一套干净的蓝布衣服。娘忙用双手接过来递给施火吒。

“快把湿衣服换下来，小心着了凉。”

施火吒摆摆手，说：“不啦，回头烤一烤就行了。”说着，他登登登跑回了染布房。

娘怔怔地望着染布老司那高大的湿透了的背影，望着他一路跑过去留下的斑斑水渍，她的眼眶不觉润湿了，说不出是感激还是惭愧。

尧尧发着高烧，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第四天上，他才清醒了些，瘦削的小脸上，才绽出一线生机。潘一萼爷爷的眉结，也逐渐舒展开了。现在才能说，孩子是真正地复活了。小生命可真顽强呵！只有做医生的人才清楚，在跟死神搏斗的过程

里，药物和护理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起决定作用的是孩子那旺盛的生命力。

潘一蓁爷爷有一大堆孙儿女，在众多的孩子里头，爷爷最疼爱老大家这个名叫恺尧的小孙孙。恺尧的大哥恺慈，爷爷嫌他生性懦弱，二哥恺祥又过于老实，这哥儿俩都不在家，在县城新开办的务本小学堂里读书，那是个官办的洋学堂^①，为了赶潮流，由在教育界办事的老三昌炳一手经管。三哥恺祺，奶奶给取了个绰号叫做小嘎鹅，生得笨头笨脑，同样得不到爷爷的欢心。唯有小尧尧却显着异样的聪慧，才一周岁就学会了说话，口齿伶俐，四岁会帮母亲做家务活，烧火洗菜扫地，甚至还跟着小姐姐学刺绣，样样事情都做得那么专心致志，认认真真，简直看不出是个四岁的孩子；他从来也不吵着要这个要那个，总能找到自己心爱的玩具，溪滩上一块好看的小石头，路边开放的一朵牵牛花，草棵里爬着的一只小甲虫，都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只要一看见爷爷提起毛笔，就给爷爷磨墨。小尧尧还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别的孩子见到一个要饭的小乞儿，总吓得躲到娘的背后偷偷地看，他非但不躲，还要向那个乞儿问长问短：“你没有爷爷奶奶吗？你的娘为什么不给你衣服穿呀？你不冷吗？看你多脏，打盆水洗洗好不好？”好几次，娘发觉家里短少了东西，有时是爹的一双鞋子或者布袜子，有时是小姐姐的一件袄子，有一回，他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蓝布长衫都脱下来了，幸亏让小姐姐看见，长衫还是新做的哩。前几天过中秋节，娘给全家人做桂花糖糕吃，那是小尧尧顶顶喜爱的点心，一年只能吃上这么一、二回。那天，刚巧来了个小

① 洋学堂：清朝末年，根据西洋办学的经验创办的学校，也有私人办的。

乞儿，小尧尧就把分给他的那块桂花糖糕送给小乞儿吃了，等到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吃着甜点心的时候，娘才发觉小尧尧的那份糖糕不见了，只见他睁着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瞪着别人吃。娘问他：“你的桂花糖糕呢？这么快就吃完了吗？”小嘎鹅三哥在旁边说：“尧尧送给小乞儿啦，我看见的。”娘没责备他，娘自己也是从苦水里泡大的，每回来了乞儿，娘也总是把家里不多的食物分点给他们，不让他们空着手离去。原来，尧尧正在学着娘的榜样哩！这一切，都深深打动了老爷爷的心。

经过这次不幸的坠井事故之后，尧尧再也不到白胡子爷爷的床上翻斤斗了，但在他和比他大二十一岁的染布老司施火吒之间，则开始建立起一种深厚的友谊。

第二章 斗 山 猫

下雪了。哪年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鹅毛般的雪片，千千万万无其数，从灰濛濛的天空中飘落下来，纷纷扬扬，无声无息。

大雪下了一夜，黎明前才停止。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模样。

尧尧还睡在床上，就听见了小嘎鹅三哥的快活的叫声：“下雪喽！下雪喽！”接着，“嘭”地一声推开房门，小嘎鹅变成了一只大白鹅，伸着长颈子从外面飞扑进来，还带进来一股寒气。

雪，在四岁的小尧尧的意识里，还缺乏深刻的记忆，去年的雪并不大，前几年更记不清了。他只觉得房间里比往常明亮，他瞪眼看看小嘎鹅三哥，心里直想笑，多有趣呀，准是小嘎鹅不小心掉进到染布房的白灰浆缸里去过。

“尧尧，快起来，到外头堆雪人去！”

“堆雪人？什么雪人？”

他急急忙忙套上棉袍子，跑到大门口一看，他的心立即就被眼前这付神奇的雪景迷住了。

多么奇妙啊！谁能想得到呢？

尧尧记得清清楚楚，就在昨天下午，火吒司还带他到溪滩

上去收布，他还捡到七颗发亮的小石子，他一个人跑上小木桥，小木桥通到前山，他一直跑到前山脚。在尧尧的记忆里，这座耸立在村前的高山和山上遮天蔽日的树林，是永远都不会变的，一年到头，总是那么葱葱郁郁，阴沉沉，又可怕又神秘，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在吸引他。哎，你不知道，那里头真有许多好玩的东西哩：充满甜浆汁的野草莓，小伞子般的大蘑菇，红的黄的紫的白的花朵儿，会咕咕叫唤的黄松鸡，尾巴象一条大黄瓜似的小松鼠和跑起来背脊一弓一弓的灰兔子……啊啊，谁能想到这一切都一齐消失不见了呢！广阔的溪滩不见了，淙淙响的小溪不见了，又长又窄的小木桥不见了，连和天一样高的前山也不见了！只一夜工夫，就统统都不见了！只见一片白！白得那么无边，那么刺眼，那么迷人！

他突然记起了一件事，透过白墙壁一样的雪幕，他仿佛能看见在一个叫做七棵松的小洼地里，那一窠黄嘴甲的小松鸡……

娘烧好了早饭，可是饭桌上一个人也没有，她有点生气了。她重重地推开恺慈、恺祥两兄弟的房门。你看看，才读了几天书呢，一回家就睡懒觉，她没好声气地说：“都成圣人了？是不是把饭给你们端到床头来呀？”两兄弟一骨碌爬了起来，嘶嘶哈哈冷也不怕了。勤劳、俭朴的母亲，不但是儿女们的榜样，也深受儿女们的敬爱。兄弟俩相对着吐了吐舌头，心甘情愿承受着母亲的嘲笑。

饭桌上渐渐坐满了人，小嘎鹅最后一个从外头跑进来，浑身冒着水气儿。他一进厨房就直着细脖子叫道：“尧尧不见了，满世界都找遍了，大方井里也没有……”